

忧伤与绝望:詹姆斯·赖特诗歌中的英雄主义

唐旭

(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生活境遇等问题意识下,诗人和学者把眼光投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詹姆斯·赖特创作的诗歌“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描绘了在他家乡,劳动工人们普遍低落的身心状态。在面对家庭责任时,他们愧疚不堪;在想到人生理想时,他们只能从孩子们身上重温少年时代的英雄梦。文章通过对劳动工人们内心世界的挖掘,对美国当时经济状况的分析以及对劳动工人英雄主义思想等问题的探究,阐述在美国现代工业高速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劳动工人消极的个人生活的根源与实质。

[关键词] 詹姆斯·赖特; 英雄主义; “深意象诗”

[中图分类号] I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5-0133-04

詹姆斯·赖特(1927—1980)出生在俄亥俄州东南部的一个工业小镇——马丁斯费里。赖特生活在马丁斯费里的时候,城里的许多人在沿河两岸的工厂和钢铁厂干活。教育是逃离马丁斯费里的唯一手段。1952年赖特在俄亥俄州肯庸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54年和1957年先后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赖特得到美国当时最著名的诗人西奥多·罗塞克的指点,罗塞克的诗歌深刻地影响赖特的诗歌风格,使他的诗歌朝着更随意、更自然的方向发展。作为“深意象诗”的代表作家之一,赖特重视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因而他描写的感受在表面看来是荒谬的,实际上却是在着意抛弃有意识的自我,转而基于布莱所称道的“深刻的内心本质”,挖掘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源泉,使得想象的跳跃和比喻的转换成为可能,以期重新获得心灵中那神秘的、烦扰的,通常是愈合的意象^[1]。赖特的“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邀请人们进入贫穷苦难人的世界,在一连串不连贯的抒情感悟、支离破碎的意象中,体验劳动工人被隔离的痛苦。在面对家庭责任时,他们愧疚不堪;在想到人生理想时,他们只能从孩子们身上重温少年时代的英雄梦。

年在诗集《树枝不会折断》中发表。这部作品标志着诗人由传统的、押韵的诗歌形式向更抒情的自由体诗歌形式转变。与詹姆斯·赖特许多其他诗歌一样,这首诗运用自传性地笔触记述在家乡一俄亥俄东南马丁斯费里发生的事情。诗的主题与赖特的这部作品的主题一致,着重描绘美国工人阶级凄惨悲苦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他们艰难度日,至今他们的子孙依然在为生活努力奋斗。

诗的背景是一个特别的星期五的晚上,在高级中学举行的一场足球赛。大多数队员们的父亲在观众席上观看比赛。诗中的叙事者,可能就是赖特自己,把笔墨更多地集中于描写人而不是比赛。诗中,父亲们被描绘成可怜的、酗酒的工厂工人,只能梦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成为不了的英雄。他们的妻子被描绘成“饥饿的小母鸡”,这说明了丈夫们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与妻子亲近。男孩们在踢球正是父亲们的梦想在孩子们身上的反映。通过观看激烈的球赛,男人们想象他们也同样强健,同样精力充沛,但他们始终必须通过年轻儿子们的生活来继续他们英雄主义的白日梦。

这首诗不但描绘出衰败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低落的精神状态,而且说明美国人逐步把粗鲁和暴力看成是可接受的、正常的。赖特一生之中都在与家乡、与国家的关系中体验着爱与恨交错的情感。他所创作的诗也都深刻地反映他所经历的那些艰辛和努

“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于1963

[收稿日期] 2013-03-16

[基金项目] 2010年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培养经费项目资助(编号:521299099)

[作者简介] 唐旭(1976-),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力,“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捕捉的正是这消极生活的片刻。

“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是关于通过内心来理解世界的一种形式。

在什夫里高级中学足球场,
我想起在提尔顿维尔呷着啤酒的波兰人,
和本伍德鼓风炉旁黑人灰色的脸,
惠灵斯第儿钢铁厂发病气的守夜人,
在梦见英雄。

所有骄傲的父亲都羞于回家。
他们的女人咯咯叫像饥饿的小母鸡,
为爱而死。

因而,
他们的儿子生得自杀般地英俊
在十月的开始
可怕地冲向彼此的躯体^[2]。

威廉·布莱克的“伦敦”在它第一次出版时,诗的第一行是这样的:“我徘徊在每条脏乱的街道,/脚下流过那条肮脏的泰晤士河。”雷蒙·威廉斯在他的《城市与国家》一书中谈到这首诗在修改版与在第一版中的不同之处。脏乱是一种抗议,被租赁是一种见证;要对抗的不是脏而是人们要遵循的命令^[3]。这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较量,诗歌的力量在于阐明和澄清,并大声说出整个人类的存在。我想,赖特的诗也是这样,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星期五晚上的足球赛从一种维度来看是比布莱克思考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更深刻的命令,因为它们必要性完全是虚构的。这既是收获的节日又是一项仪式。仪式的形式与神秘联系在一起,就好像在每一个社会,神秘与季节、与地球的性交能力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美国的节日,也是清教徒的节日,它有效地将冷漠转变成有程式化的暴力。“可怕地冲”:小鸡变成马。正是运用这种方式,这首诗在濒临死亡岁月的激烈运动中描述了同时唤起了动物的美,英雄男孩爆发性的美,因为他们设想他们就是英雄,他们的每一个细胞都知道该轮到他们羞于回家。甚至诗的每一节的结构都参与到仪式中。前面两节诗将男人的身体与女人的身体分开,第三节诗为我们描绘男孩们彼此之间互相碰撞,好像他们能够出于自己意愿达到一种融合。从一定范围来说,这是一首政治诗,是关于产业资本主义如何将我们联合起来而不是将我们分开的诗。

如果读者要问这是一首描绘内心世界的诗还是外在世界的诗,那么我们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似乎没有意义。这儿有的是能够带着强烈的感情和同情去感受、去亲眼见到每件事物本来面目的一种成熟的明确性。我猜想那就是为什么诗最开始那十分朴实的句子能获得那种共鸣的原因:在什夫里高级中学足球场,我想起……诗歌加强了“梦想”和“我想起”之间的差别。战败的父亲或像野兽般壮美的儿子没有被赋予这种想象力。它引起男人的思考。诗的开始并不会让人感到好像它有逻辑推断力和想象力跳跃的能力,因为两节诗的每一节都以拉丁哀歌体诗的不完全诗行结尾。梦见英雄,为爱而死;一种流动着的、一定数量的临终时的跌倒令你想到忧郁的雅致,而不是一种观察能力,能明白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或那首诗要表达什么。一定有事情要发生。“因而”这个词就是要隔离说话人,也正是这个词把马丁斯费里的人们聚合在诗人和读者面前,让人们去了解他们,去感受他们的存在。诗人不是要上升到自杀的亮光中,他要带着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上升到诗歌的另一种灯光中,这样一来,即使我们看起来是悲剧,他们看起来却是一种安慰。

二

美国经济状况是赖特诗歌作品强调的主要方面。伴随赖特长大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二战后的战时经济,这期间,许多赖特的家乡人陷入“极度贫困”。令他特别烦扰的不只是工人阶级拼命劳动却赚不到钱,造成身体衰弱的可悲结果,而更应该是美国财产分配制度明显不平等的严酷现实。美国一小部上层人士几乎掌握着整个国家几乎一半的收入。对赖特来说,很难抑制心中的不平,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公开表示对这种不公平、不平等做法的愤慨。通常他会在诗中表达他对社会不公的嘲讽和厌恶,对穷苦人的同情和怜悯。“秋天开始了”为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阶级描绘了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图景。诗中强调的是星期五晚上高级中学的足球赛,它既为他们提供逃离工作日苦工的消遣又为他们提供梦想更为浪漫、更英勇生活的机会。

前面两节诗描绘赖特家乡贫瘠的居民。“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说明这是一个季节的循环;诗中的人物与其说没有发生变化还不如说一如往常生活在苦恼忧愁之中。第一节五行诗勾画出一幅各种各样人生活的图景,“呷着啤酒的波兰人”,工作在钢铁厂底层的“黑人”,“制造厂的守夜人”。这几行诗着重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造

成这些人悲惨的生活境遇。他们呆在工厂不但要干那些极度枯燥无味的重活,而且需要忍受极度悲伤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就像“黑人的脸庞”是“灰色的”,而且烦人、无趣,令人绝望。

把他们叫做“波兰人”和“黑人”,是因为“秋天开始了”强调诗中人物的种族认同(只有守夜人的种族身份或是血统未被确认)。然而民族或种族间的差异已逐渐被他们之间更多的相似性所替代。这些人物的种族身份虽有差别,但他们基本上过着相似的生活,有着相同的梦想。他们整天努力地在工作,“在梦见英雄”。

在“秋天开始了”展现的严酷的生活画面中,经济现实胜过种族认同。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很容易看出这首诗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某些方面相一致。这些在工厂劳动的工人已经把自己的感情从劳动中转移出去,把劳动视作异己,特别是像“发痴气的守夜人”已经没有力量享受他们的生活。当这首诗满怀同情地表现下层社会的成员时,下层人士的生活也被描绘得枯燥而沉闷。按照类似北英格兰工人阶级劳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秋天开始了”描绘出个人受到压抑的经济力量的压迫。

诗的第一节有点令人讶异之处在于它大量描写这个地方的细节。诗中提到的“什夫高级中学足球场”、“提尔顿维尔”、“本伍德的鼓风炉”和“威宁钢铁厂”使赖特对地方经历的特殊性产生兴趣。开始这几行的框架结构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观看高级中学足球赛时,很快从诗中消失的说话人,仍在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热衷比赛,并且如此热情地参加这种激烈的体育运动。正如诗歌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秋天开始了”这首诗同时思考为什么在某个确定地方的那些人过着那样的生活。

第二节诗将视线从工作的车间转移到家里。这些男人们忍受的严酷现实与他们梦中幻境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他们的羞耻感。如果说第一节诗指出男人们悲惨境遇的经济根源,第二节诗是说明这种不快乐是如何转移到家庭生活中。“所有骄傲的父亲们都羞于回家”,为他们生活的境遇感到难为情,同时也不愿意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看到他们的现状。他们不但没有成为梦境中的“英雄”,而且把自己看作是无能的。羞耻和难为情的感受使他们在身体和情感方面都无法表达爱。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之间关系的名存实亡。

正如前面所说,整首诗是从“因而”这个词开始第三节诗。要了解这个不引人注意的词的重要性,

最好考虑用一个相似但不相同的词来替换“因而”最后一节诗会有怎样的不同。例如,“所以”这个词在字典里和“因而”定义基本相同。当然,“所以”比“因而”会话性更强;使用“波兰人”和“鼓风炉”这样词汇的说话人更应该说“所以”而不是“因而”。此外,几乎很难在非正式的语境中听到任何说话人说“因而”。“我能为您服务吗?”店主很可能要邀请客人到她的店里,而不是说“因而,想要点什么呢?”

总之,“因而”这个词比起前面相当平实的语言风格中的措词来说是更正规。作为与重要主题一致的重要词语,它表示着一种变化。在第一节诗中,男人们在梦见英雄;在最后一节中,他们的儿子设法在他们的白日梦中生活。用副词修饰的这场足球赛使人想起战士英勇奋战的场面:“他们的儿子生得自杀般英俊/…可怕地冲向彼此的躯体。”这是一种庄重严肃的语言。儿子们并不是高级中学的运动员要为这格外粗野的运动浪费时间。他们更接近于古典史诗中的在探寻生命意义的人物形象或者是希腊戏剧中注定要上演家族剧的悲剧人物。诗的言语也从足球运动员扩展到字面上具有英雄色彩的言语。不是人,而只有马,才会“横冲直撞。”

不管是三段论还是形式语言论,“因而”是属于逻辑论证方面的语言。根据惯例,“因而”表示一种结论。“秋天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开始了”追溯了男人未实现的梦想造成的影响。由于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所过的生活感到羞愧,他们只能在梦想中成为英雄,他们的女人在渴望着爱。他们的梦想传递给他们的儿子,儿子也在潜移默化中继续他们的追寻。“因而”表示孩子如何受到超过他们控制的力量推动。正是因为经济力量在压迫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未实现的梦想激发他们对荣誉的渴望。就像逻辑三段论的结论,男孩们的生活已经被父亲的羞愧和母亲缺少爱的生活限定。在这首诗中,季节的变化始终如一地重复着过去。男孩们同样注定要重复他们父母的生活。

最后一节诗展现出足球如何演绎着这令人性欲亢奋的仪式和自我毁灭式的暴力。接着要引用的几行诗把暴力和色情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儿子生得自杀般的英俊/…可怕地冲向彼此的躯体。”这首诗表现出在这个世界上,对爱的渴望只有通过暴力才得以传达;所谓的俊美必定也是自杀般的。从它的反命题来看,也是正确的,因为暴力的行为也成了爱的表达。诗的最后一个词也强调了这一点。球员不仅仅“可怕地飞奔向彼此”而且“飞奔向彼此的躯

体。”“躯体”一词悖论似地强调足球温柔的暴力。在自杀般俊美的姿势中,球员们看上去与其说是不想互相伤害还不如说表达了另外一种无法言说的“美”。他们像参加评比的马一样飞奔,尽情享受自己的威力和观众的赞美。

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在“可怕的美诞生了”这著名诗句中就曾对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表达过类似矛盾的情感。“秋天开始了”中的最后一个意象重复着这个名句。当然,球员们“可怕地冲向彼此的躯体”并没有产生出叶芝对爱尔兰起义绝望的那种“可怕的美”。相反,他们在重复着他们生来就有的,一种未被实现的梦的循环:通过暴力来表达爱,暴力被提升为一种爱的激情。秋天开始了,又有一代人永远痛苦地劳动着。

三

赖特的“秋天开始了”一诗提供了对萦绕于怀的英雄主义的一种评论。

因而,
他们的儿子生得自杀般地英俊
在十月的开始
可怕地冲向彼此的躯体^[4]。

难驾驭的时间通过“黑人灰色的脸”和“呷着啤酒的波兰人”来反映。在“秋天开始了”一诗中,生活的历史是社会的更迭和世代周而复始的运动;但事实上,生命在秋天开始,显示在诗中挽歌似的人物复活了:生活、啤酒和足球生涯已经结束。

对历史的哀怨,我们对发疟气的守夜人的同情,在诗的第二节,成为难于处理的问题。因为分离的焦虑激发“骄傲的父亲们”渴望成为英雄的梦想——梦想的分离——然而分离的焦虑也可以通过

与“饥饿”的女人之间的爱与被爱来分解。但是潜意识的差异通常引起男性叙事话语中的距离感,不管是通俗的还是理论的,阻止男人们获得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他们宁愿“呷着啤酒”也不会吸奶。同时,由于对分离现实的否认,它的各种影响完全可以把备受压抑的哀怨替代为认可。这首诗认可激烈仪式的美,就像女性的舞曲或者狄俄尼索斯的仪式,在幻觉和猛烈行为方面令人震惊,然而在应对基本心灵需要的美学能量方面又十分宏伟壮观。那些“可怕地奔向彼此躯体”的“儿子们”在“十月的开始”唤起一种狂热的,人、动物和蔬菜这样一个连续体,这种暴行反映了人根本上的熵的特性。在这极度贫困的俄亥俄河流域,美是昂贵的,尤其对于这个地区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非常昂贵。英雄意象的作用是把英雄作为一种弥补性的身份,对于情感上残缺的男性,往往陷于一种巨大的性欲之中,然后在一个自恋的自我客观化的他者身上将其消耗。把一切给与别人的结果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再给了;马丁斯费里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在“为爱而死”中度过他们的一生。

[参考文献]

- [1] Bly Robert. The Work of James Wright[M]. The Pure Clear Word, edited by Dave Smit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78-98.
- [2] Wright James. Above the River: The Complete Poems[M].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Hass Robert. James Wright (originally in Ironweed in 1977)[M]. Twentieth Century Pleasures: Prose on Poetry, New York: Ecco, 1984:41-43, 44-45.
- [4] Judy Norton. Narcissus Sous Rature: Male Subjectiv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M]. Lewisburg: Bucknell UP, 1999.

Distressed and Despair: Heroism in James Wright's Poem

TANG Xu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reflecting the harsh conditions of physical laborers under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oets and experts turn their attention upon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of the laborers. James Wright's "Autumn begins in Martins Ferry, Ohio" describes the laborers' depressed state: in facing the domestic obligation, they are embarrassed; in thinking of lifelong dreams, they can only recall the boyhood dreams from their offspring. Through delving into American economic condition, the laborer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their depressed heroism, the paper discloses the essence of the distressed social situations.

Key words: James Wright; heroism; "Deep Image Poem"